

資質通鑑

貴
質
通
鑒

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以其樞密副使劉密權開封尹事
日暮契丹主復出屯於赤岡 戊子執鄭州防禦使楊承勲至
大梁責以殺父叛契丹命左右齎食之未幾以其弟右羽林將
軍承信爲平盧節度使悉以其父舊兵授之 高勲訴張彥澤
殺其家人於契丹主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并傳佳兒鎖
之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跡彥
澤罪已丑斬彥澤佳兒於北市仍命高勲監刑彥澤前所殺丈夫
子孫皆經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勲命斷腕出鎖剖其心
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齧其肉而食之 契丹送景延
廣歸其國庚寅宿陳橋夜伺守者稍怠扼吭而死 辛卯契丹
以晉主爲負義族置於黃龍府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契
丹主使謂李太后曰聞重貴不用母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

與俱行太后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耳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癸巳契丹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同節度使兼侍中河內崔廷勲以兵守之契丹主數遣使存問晉主每聞使至舉家憂恐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晉主陰祈守者乃稍得食是日契丹主自赤岡引兵入宮都城諸門及宮禁門皆以契丹守衛晝夜不釋兵仗礮犬於門以竿懸羊皮於庭爲厭勝契丹主謂晉群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廢東京降開封府爲汴州尹爲防禦使乙未契丹主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鄧州入朝契丹主素

聞二人名皆禮重之未幾以崧爲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傳
於樞密院祗候以備顧問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
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惟彰義節度使史
匡威據涇州不受命匡威建瑋之子也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
使者以秦成階三州降蜀初杜重威旣以晉軍降契丹契丹主
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恒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衆
從己而南及河契丹主以晉兵之衆恐其爲變欲悉以胡騎擁
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它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
拒命爲患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
陳橋會夕雲官無所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
出道旁人皆罵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言於契丹主曰
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爲它人取之乎契丹

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爲它人乎延
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爲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
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
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它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
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爲它人取
之乎契丹主曰我不知也然則柰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
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爲患矣契丹主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割
悉以唐兵授晉旣而返爲仇讎北向與吾戰辛勤累年僅能勝
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爲後患乎延壽
曰卿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
恒定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此上策也
契丹主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

營契丹主殺右金吾衛大將軍李彥紳官者秦繼旻以其為
唐潞王殺東丹王故也以其家族貲財賜東丹王之子永康王
兀欲兀欲眇一目為人雄健好施癸卯晉主與李太后安太
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契
丹遣三百騎援送之又遣晉中書令趙瑩樞密使馮玉馬軍都
指揮使李彥韜與之俱晉主在塗供饋不繼或時與太后俱絕
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相對泣下穀
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貲以獻晉主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寨歎
曰天乎我家何負為此賊所破慟哭而去癸丑蜀主以左千
牛衛上將軍李繼勳為秦州宣慰使契丹主以前燕京留守
劉晞為西京留守永康王兀欲之弟留珪為義成節度使族人
郎五為鎮寧節度使兀欲姊壻潘聿撚為橫海節度使趙延壽

之子匡贊爲護國節度使漢將張彥超爲雄武節度使史侁爲彰義節度使客省副使劉晏僧爲忠武節度使前護國節度使侯益爲鳳翔節度使權知鳳翔府事焦繼勳爲保大節度使晞涿州人也旣而何重建附蜀史匡威不受代契丹勢稍沮 晉昌節度使趙在禮入朝其裨將留長安者作亂節度副使建人李肅討誅之軍府以安 晉之絕契丹也匡國節度使劉繼勳爲宣徽北院使頗預其謀契丹主入汴繼勳入朝契丹主責之時馮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爲首相與景延廣實爲此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契丹主曰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命鎖繼勳將送黃龍府趙在禮至洛陽謂人曰契丹主嘗言莊宗之亂由我所致我此行良可憂契丹遣契丹將述軋奚王拽刺勃海將高謨翰戍洛陽在禮入謁拜於庭下拽刺等皆踞坐受之

乙卯在禮至鄭州聞繼勳被鎖大驚夜自經於馬櫪間契丹主聞在禮死乃釋繼勳繼勳憂憤而卒劉晞在契丹嘗爲樞密使同平章事至洛陽詒奚王曰趙在禮漢家大臣爾北方一酋長耳安得慢之如此立於庭下以挫之由是洛人稍安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每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曹弗知也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收馬爲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旣平晉國應有優賜速空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畱之內庫欲輦歸其國

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初晉主與河東節
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為北面行營都統徒
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知遠因之廣募士卒平陽城
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數千人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河東富
彊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
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
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遣客將安陽王峻奉三表詣契
丹主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三以
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川城中憂
懼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晝
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柶胡法優禮大臣則賜
之如漢賜几杖之比惟偉王以叔父之尊得之知遠又遣北都

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至
及文琦還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
邪蕃漢孔目官郭威言於知遠曰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
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
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軍十萬虎據京邑未有
它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
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昭義節
度使張從恩以地迫懷洛欲入朝於契丹遣使謀於知遠知遠
曰我以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先行我當繼往從恩
以爲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不可輕變臣節從恩不從
左驍衛大將軍王守恩與從恩姻家時在上黨從恩以副使趙
行遷知留後牒守恩權巡檢使與高防佐之遂行守恩建立之

子也。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遣使以馬賜之。從誨亦遣使詣河東勸進。唐主立齊王景遂爲皇太弟。徙燕王景達爲齊王。領諸道兵馬。元帥徙南昌王弘冀爲燕王。爲之副。景遂嘗與宮僚燕集。贊善大夫元城張易有所規諫。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杯抵地碎之。」衆皆失色。景遂歛容謝之。待易益厚。景達性剛直，唐主與宗室近臣飲，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極傾諂之態，或乘酒喧笑。景達屢譴責之，復極言諫。唐主以不宜親近佞臣，延巳以二弟立非己意，欲以虛言德之。嘗宴東宮，陽醉撫景達背曰：「爾不可忘我。」景達大怒，拂衣入禁中。白唐主請斬之。唐主諭解乃止。張易謂景達曰：「羣小交構禍福，所繫殿下力未能去，數面折之，使彼懼而爲備，何所不至？自是每遊宴，景達多辭疾不預。」唐

主遣使賀契丹滅晉且請詣長安修復唐室諸陵契丹不許而遣使報之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皆避契丹帥衆奔唐淮北賊帥多請命於唐唐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以爲陛下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有主則未易圖也時方連兵福州未暇北顧唐人皆以爲恨唐主亦悔之契丹主召晉百官悉集於庭問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無二日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旣欲君我今茲所行何事爲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應大赦二月丁巳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衛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於文武班中間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仍去自今節度使刺史毋得置牙

兵市戰馬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心怏怏令李崧言於契丹主曰漢天子所不敢望乞爲皇太子崧不得已爲言之契丹主曰我於燕王雖割吾肉有用於燕王吾無所愛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爲之豈燕王所可爲也因令爲燕王遷官時契丹以恒州爲中京翰林承旨張礪奏擬燕王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如故契丹主取筆塗去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 壬戌蜀李繼勳與興州刺史劉景攻固鎮拔之乙丑何重建請出蜀兵與階成兵共扼散關以取鳳州丙寅蜀主發山南兵三千七百赴之 劉知遠聞何重建降蜀歎曰戎狄憑陵中原無主令藩鎮外附吾爲方伯良可愧也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諸侯去就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并陘迎歸晉陽丁卯命武節

都指揮使榮澤史弘肇集諸軍於球場告以出師之期軍士皆
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
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尚彊吾軍威
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已已行軍司馬潞
城張彥威等三上牋勸進知遠疑未決郭威與都押牙冠氏楊
邠入說知遠曰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
取之謙讓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契
丹以其將劉愿爲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虐奉國都頭王
晏與指揮使趙暉都頭侯章謀曰今胡虜亂華乃吾屬奮發之
秋河東劉公威德遠著吾輩若殺愿舉陝城歸之爲天下唱取
富貴如返掌耳暉等然之晏與壯士數人夜踰牙城入府出庫
兵以給衆庚午旦斬愿首懸諸府門又殺契丹監軍奉暉爲留

後晏徐州暉澶州章太原人也 辛未劉知遠即皇帝位自言
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壬申詔諸道
爲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其晉臣被迫脅爲使者勿問令詣
行在自餘契丹所在誅之 何重建遣宮苑使崔延琛將兵攻
鳳州不克退保固鎮 甲戌帝自將東迎晉主及太后至壽陽
聞已過恒州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晉主旣出塞契丹無
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晉
主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晉主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
馮后陰令左右求毒藥欲與晉主俱自殺不果 契丹主聞帝即
位以通事耿崇美爲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爲彰德節度使崔廷
勲爲河陽節度使以控扼要害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
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